

编作者：杜祥辉博士 ◆ 翻译者：刘汉城牧师

约翰加尔文



生平与工作简述



约翰·开普勒

生平与工作简述

编作者 : 杜祥辉博士
翻译者 : 刘汉城牧师
编辑者 : 黄大卫牧师
封面设计 : 薛深成牧师
排版兼美术 : 陈玉龙传道
出版及发行 : 古来笃信圣经长老会
266, Kulai Garden, 81000,
Kulai, Johor, Malaysia.
电话: 07-6630090
传真: 07-6635323

印刷者: 经济快速印刷设计

© 杜祥辉博士 一九九七年

初版: 一九九七年八月 2000 本

每本售价: 西马 RM4.00 东马 RM5.00 新币 \$3.00

Author : Rev. (Dr) Timothy Tow
Translator : Rev. Liew Hon Sang
Editor : Rev. David Wong Wee Tet
Cover Design : Rev. Charles Seet
Typeset & Arts : Pastor Ting Ngik Ling
Publisher : Kulai Bible - Presbyterian Fellowship
266, Kulai Garden, 81000,
Kulai, Johor, Malaysia.
Tel: 07 - 6630090
Fax: 07 - 6635323
Printer : Economy Express Printing & Graphic Arts
6, Jalan Perdagangan 3,
Taman University Industrial Park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07-5206366
Fax: 07-5206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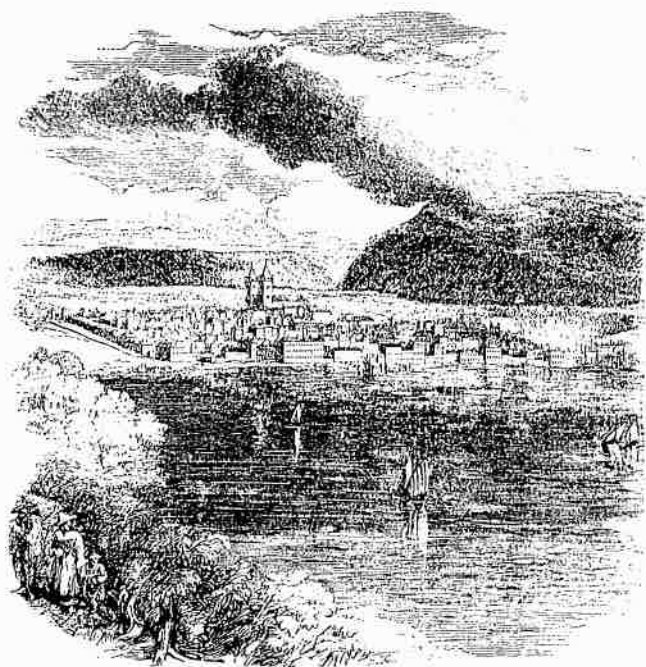
Used by permission of author

© 1993 by Rev. (Dr) Timothy Tow

Chinese copyright © 1997 by Rev. (Dr) Timothy Tow

First Edition, August 1997 2000 copies

ISBN: 983-99298-0-1



从湖边看日内瓦城

加尔文的徽章



工圣主做是诚勤殷



当我收到麦坚泰博士的邀请将要在万国基督教联合会第十四次大会中讲加尔文约翰的生平和工作时，一般的要求都是讲稿要预先印妥，以便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有个持久性的记录。

我也为了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常被人误解、误说，这不只是反对他的人这样，连依附者也是如此。因此我以为把印好的记录做得更精美些，加上他生平的小插曲或许会在基督徒社会起更脍炙人口的作用。

我也以为藉此加尔文生平和工作或许会引起更多人对此伟人的著作产生兴趣而研究，则本人付上一点额外辛劳也都值得。

讲道王子司布真对加尔文的评述

“历代以来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位比加尔文更伟大。他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在神学方面，他是一颗明亮的晨星独放异彩。别的神学领袖、教师只能效仿他，从远距离追随他，丝毫没有他放出的光芒。加尔文的光彩是永恒的，那是因他宣告的真理：是在天上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将会失去他所教导的真理的名目，然而这真理却使我们口唱新歌手拨金琴，唱道：我们要对那爱我们的，以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罪孽的，又使我们成为君王，成为祭司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加尔文主义的精髓正是我们重生并不是凭血气、不是靠情欲、不是靠人意，乃是靠上帝自己。”

司布真

“加尔文如何的辛劳、长途跋涉、肩负重任... 他以智慧和忠心对待每个他遇着的人产生关怀；对投靠他的人，他又如何以慈爱接纳；对那些信仰有疑问的人，他又如何快捷回答问题；看他以怎样的智慧，在公私方面解决难题：对受苦打击的人他以温柔为怀，对灰心的人他如何鼓励；对攻击他的仇敌，他沉着应对；对傲慢自大的人他事之谦虚；他以无比的自制和自信应对不幸和苦难。在富裕时他节俭、善于施舍。最后，他赢得了作为神忠心仆人的美誉，这一切，一切，我有口也述说不完。”

卡尼哥拉(Nicolas Des Gallas)



加尔文生命旅程的高潮

1509年7月10日在法国的诺杨(Noyon)出世。**1523**年14岁去巴黎读书。**1528-29**年他去奥尔良(Orleans),然后去包泽尔(Bourges有译为部日的)念法律。1531年父亲去世。**1523**年他出版第一部著作辛尼嘉仁慈论(Seneca's De Clementi)。**1533**年与柯布(Nicolas Cop)逃离巴黎,这时他经历了突然的悔改(A Sudden Conversion)。**1534**年访勒非甫耳(Lefeuere D'Etaples)辞去他的两份俸禄。**1536**年3月第一部基督教要理初版。**1536**年8月被华莱氏(Farel)劝服逗留日内瓦。(Farel,有译为法慈勒)。1538年与华莱氏一齐被逐出日内瓦。同年去史特司堡(Strasbourg)一个说法语的教会作牧师。1539年红衣主教沙底雷多(Sadeleto)修函日内瓦。加尔文被推选代表日内瓦复函。**1540**年加尔文所著罗马书释义出版。8月他和重洗派的一个寡妇伊德拉蒂(Idelette de Bure)结婚。**1541**年9月加尔文重返日内瓦。**1542**年写了一篇自由意志的论文以对抗天主教神学家毕艾柏(Albert Pighius)。**1549**年加尔文之妻逝世。同年在舒立兹城(Zurich)签署〈合一信条〉(Consensus Tigurius)。**1552**年波·耶柔米(Jer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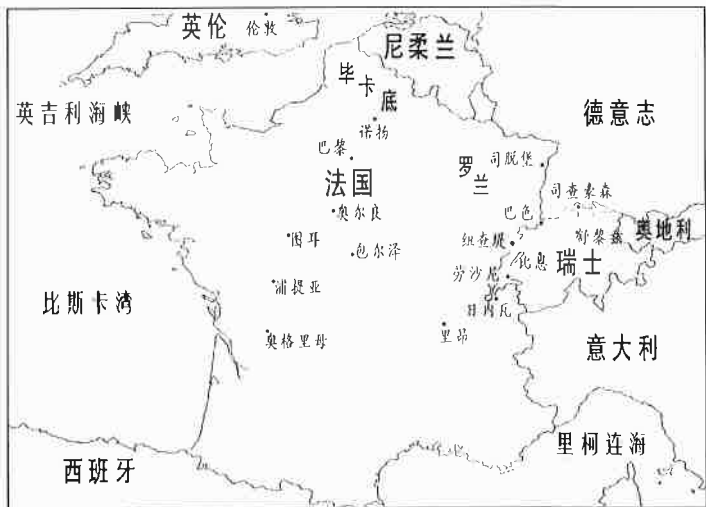
Bolsec)被逐出日内瓦。1553年一位医生史维特(Servetus，有译为瑟维都者)因被判异端而被焚死。1559年成为日内瓦市政府公民。最后一部基督教要理出版，建立教育中心。1564年5月27日逝世于日内瓦城。

(注：本段摘自基督教历史卷五、页四。)



出生和教育

约翰加尔文出生在路得和慈运理之后二十五年。即1509年7月10日在法国北部的毕卡底(Picardy)省份的诺阳城(Noyon)出生。他的父亲鹊拉德加尔文(Gerard Chanvin)是当时教会的一个神甫会督(Bishop)的秘书。当约翰加尔文十二岁时，鹊拉德知道自己并不富裕以资教育自己的儿子，为了使儿子在教会有事奉，他就往神甫处为儿子申请到一间小教会的牧职(Chaplain)。



往后，这职份就成为加尔文教育经费的来源。在当时对儿童赐封衔头是一种普通及合理的习行。例如教皇革利免第七就赐封了一位八岁另一位七岁的儿童为红衣主教。我们称这种赐封为教会裙带风？

这个年轻人曾拥有两年的教会牧职直到那个城市被一种可怕的瘟疫感染，许多神甫离开了他们的教区。鹄拉德为了儿子申请得到准许离开那个地区到一个任由心灵指示而不失落之地。如今，年轻的约翰加尔文14岁，他赴巴黎。在那里他研读拉丁文和其他一些当时正统的学问。1526年，17岁的加尔文进入蒙泰古学院(College De Montaigu)以期受训为神甫。他依循一种严格的法规强制自己努力学习并把所学的强记心里，这样，他使自己的学习凌驾其他的同学。

当加尔文旅居巴黎时，一种“新”的改革教义正吹得猛：那就是路得马丁正在开始的宗教改革。作为复原派的传道人，李非勒和法勒(Lefevre & Farel)对这年青的加尔文影响不小。在这时加尔文的父亲鹄拉德忽然改变他对儿子的教育政策：从念神学改为念法律。在这件转换决定的往后几年，年青的加尔文完全从老信仰(天主教信仰)改变过来。这也可说是他从天主教黑暗教义中走向福音真理的一个见证。



加尔文的重生见证——何时？

“当我是孩提时我父要我念神学。然而，往后他以为念法律，做律师会带来财富。这个前景使他改变初衷。这样，我退出了研读哲学，改念法律。为了服从父亲我勤奋，忠心地努力追求目标。然而，神在他管治内的秘密旨意，却最后改变我的方向。藉着上帝忽然地改变了我，把我置放在早年从没有过的坚强信念，顺服在一个受教的范畴里，从固执地追随天主教迷信的巨大深坑中释放出来。既已在敬虔的知识里尝了佳美味，我立刻大发热心去追求，而把其他学习放慢。一年过后我很惊奇地发现，那些想要在纯正教理上有追求的人都到我跟前来学习。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初习神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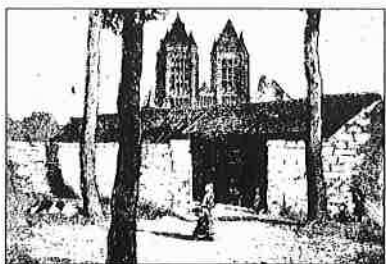


加尔文在诺扬的寓所



从神学到法学

往后加尔文往巴黎向南到奥尔良(Orlean)去念法律学。他对法律学发生很大的研究兴趣。年底他从一位学生成为老师。学院当局屡次叫他作老师。1531年他获得法律学学士。离开母校前他被授予法律学博士而毋需缴交例常费用。



法国诺扬座堂双塔



路易波金为福音的缘故被押往刑场受死



从法律到希腊文

从奥尔良加尔文去包尔泽成为亚西雅堤(Alciati)的学生。亚氏为当时米兰著名法律学家，被法王委为该大学执教。在包尔泽念法律学时，加尔文遇着梅伍马(Melchior Wolmar)希腊文教授。加尔文从他学习希腊文，并见其希腊文圣经写有：“此书提供一切难题的答案，被迫者之良药，重担者之安息。”此时，加尔文研究希腊文，但更加研究生命之道。

加尔文是在梅五马(Melchior Wolmar)的影响之下开始在包尔泽(Bourges)宣讲福音。他在附近乡区传道，有时一家一家去传。许多人被这个年青传道者所讲的“新”教理(New doctrine)所吸引。在包尔泽传道时，他得到父亲逝世的消息。这事强使他途经巴黎北归。当他经过巴黎的时候，他无意的见证了路易波金(Louis De Bergain)，一个勇敢的法兰西之子为信仰在天主教手中殉道。这是他在真理学校学到的另一件事。

往后神带领他在首都(Metropolis)找到一份差事。他便从乡间走入那旧新教理日益冲突的城市。不久他寄居在一个非常热爱真理的商人的家。他使这家成为福音宣道所。



加尔文的第一本著作

1532年加尔文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它是一本用美丽的拉丁文写的著作名辛尼加的仁慈(De Clementia Seneca)。这著作使他声名大噪。也肯定了读者往后会阅读他对圣经著译的书。

“新”教理(New Doctrine)的传播在巴黎并不久。一场暴风雨突然在加尔文头上劈下来。科布尼哥拉(Nicholasa Cop)大学的院牧要在1533年十一月一日诸圣节那日致开幕词。这个讲稿是由他要求加尔文起草的。他述及宗教改革的需要和旧制度的滥权。苏布尼(Sorbonne,天主教神甫)以为那讲稿是针对天主教教会。逮捕行动立刻进行捉拿滋事者。由于预先得到情报,科布逃去瑞士的巴色,他父亲那里。当他的房子被搜查的时候,“鬼文”(ghost writer)的作者加尔文好象保罗一样从窗口逃出(林后11:33)。他伪装一个葡萄园工人溜出了巴黎。



年轻的加尔文在包尔泽的一个家庭讲解圣经



为福音成为了浪子

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这位改革家来到奥尔良。经过几个星期的旅途跋涉，他最后途经图耳(Tours)到达安格罗尼城(Angonleme)。他在路易都特力私邸找到了栖身之所。都特力为教会的法政神甫，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一个藏书四千册的图书馆，它就成了加尔文每日享受阅读的好去处。

基督教要理就是由这位学者在安格罗尼都特力的图书馆里，写下了它的大纲。根据学者腓立司查(Philip Schaff)的意见，那时他也协助他的表兄弟欧力维登(Oliretan)审阅刚完成的法文圣经译本。该书于1535年6月在纽查堤(Neuchatel)出现。

当加尔文在安格罗尼城时曾走访在尼拉勒城(Nerac)的李非勒。他曾在巴黎听过这位老练的讲道者。这位老师(指李非勒)见到加尔文时，捉住他的手叫道：年青人，有一天你将成为上主手中有能力的器皿，他将使用你恢复神在法国的国度。

加尔文在安格罗尼休息了六个月后，再度向北进发到波堤亚城(Poitiers)在那里他召集了一些渴慕真理的人包括县长本身。起初他们在一个花园聚会，后来为了安全，他们在一个石洞里聚会，有如今日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那个石洞直到今天仍被称为加尔文石洞(Calvin's Grotto)。在波堤亚城作了两个月

之短暂的逗留之后，加尔文勇敢地经过奥尔良抵达巴黎。他的意思是在巴黎为主作见证，但上帝却有对他更高的旨意。感觉到另有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征兆，加尔文面向德国而去。在都特力(Du Tillet)的陪伴之下，他离开巴黎。这两个好同志平安地到达司脱堡。如果他们再逗留多几周，他们很可能在法王法兰西一世(Francis I)手下殉道。一些激进抗罗宗分子把诋毁法王的示告，贴在法王的门口他因而被激怒。



法国浦提亚的加尔文洞穴今貌。加尔文曾在此秘密主持他第一次的主餐。



在巴色和以拉斯母相见

虽然加尔文和都特力平安抵达脱司堡，然而他们在那里并没有找到欢迎福音的人，传福音的门也没有为他们开。几个月后他们去巴色，前往瑞士。加尔文是在巴色遇到以拉斯母(Erasmus)的。以拉斯母出版新约圣经，对宗教改革有极大的贡献。然而他只是一个学者，并不是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和他没有共同的意愿。



1536年出版《基督教要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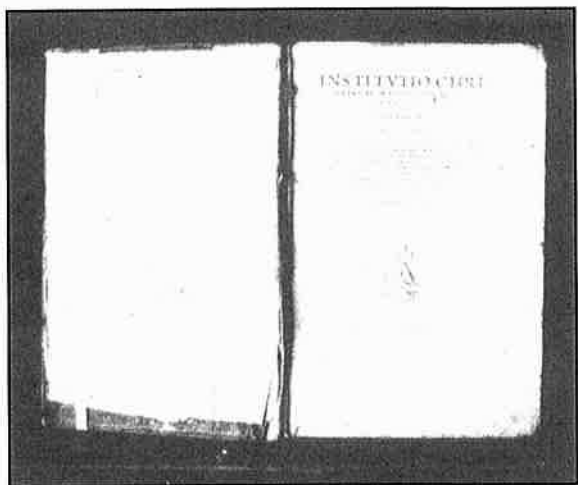
先前我们说过加尔文是在安格罗尼(Angouleme)都特力(Du Tillet)的家中的图书馆作了《基督教要理》的大纲。然而更安全的来说，它是在巴色诞生的。在他诗篇的自序里，我们了解到他当时的情形：

当我在巴色隐藏时，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的下落。在法国有许多忠于主的圣徒被焚死。这些焚人事件的消息传达到国外，它引起了许多德国人强力的反对。为了要平息这反抗运动，天主教分份发了一些虚假的、邪恶的小册子，说明没有人被焚死，也没有人被虐待，只是一些可恶的、迷惑人的妄语倾覆了宗教，也倾覆了社会的安全。我观察到法庭里残暴的爪牙们的目的，他们不但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甚至他们死后被用虚假的控词加以毁谤。往后他们也会使用极刑以谋杀那些可怜的圣徒。因此我觉得除非我极力反对，我的沉默并不能为那些被懦夫、叛徒陷害的圣徒伸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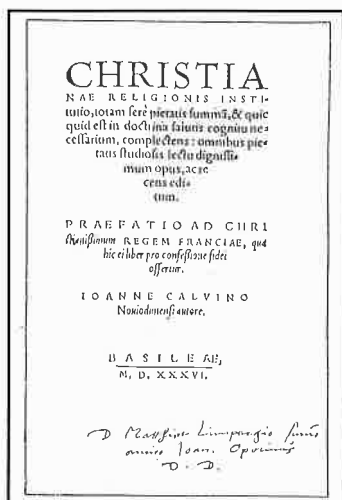
基于这个原因催迫我出版我的《基督教要理》。我的目标有：一，证明他们的报告是虚假和有毁谤性

的，如此，为我的弟兄们伸冤，他们的死在主前是珍贵的。其次是，同样的残暴可能很快施行在其他人的身上，而外国可能因我的作品对无辜受难的人产生同情而为他们请愿。

当初该书出版时，并不如现在的多页数和大本。它只是一本包容基督教基要真理要道的小本论文。它的出版原本是为了让人知道那些下流、邪恶、凶暴、不诚实的谄媚人所持守的信仰是什么。我的目标并不是要因它攫取名声。其实当我离开巴色时，并没有人知道我是该书的作者。不论我往那里去，我都小心的隐藏我是该书的作者。



加尔文于1536年完成基督教要理，当时年方二十一岁



1536年《基督教要理》初版的扉页



1559年最后的校订

1536年在巴色出版的《基督教要理》出版了几期。初版时是只有六章。加尔文不断的增加写作直到它在1559年成为有八十章，四卷的巨著。

基督教历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的作者史查腓力(Philip Schaff)在他的著作第八卷 329-330页中如此说:

福音派的人热忱地欢迎该书，认为它是自使徒以来最清楚、最刚强、最合逻辑、最具说服力的基督教教义。该书出版几个星期后布什(Bucer)写给作者的信中说：“无可否认的主已经拣选了你作为赐给他教会丰盛祝福的器皿。”

不只是福音派的基督教欣赏它，就是创历史先河批判之土宾津(Tubingen)学院创办人包珥博士(Dr. Baur)也宣称加尔文的著作具有：优秀的文笔、准确的概念、行文极有系统，成为第一流水准的光辉作品。海师博士(Dr. Hase)则称之为：“最伟大的，具有科学的奥古斯丁的因信称义，满有深邃的宗教情操。不屈不挠贯彻的思想。”

《基督教要理》并不适用于普罗大众，也没有如

路得写的短文《基督徒的自由》，向德国贵胄申诉而对德国人民所引起的骚动。它是一本向世界学者开放的书，有它的深邃、持久的功效远胜其他改革家的工作。重复再版后，欧洲各国都有它的译本。

加尔文对全面基督教的注释是系统性的，尤其是有关福音、信心的问题更加极力辩护，他以护道为中心以维护复原派信徒对待恶者的、高压的仇人，特别是在法国。他以先贤之信作为启示勇往直前甚至愿意就火被焚，为了纯正的福音发出最大的热心，这福音被人的遗传败坏了、遮掩了。有如在乱堆中，重建新生和能力。他结合了信条和伦理成为有机化的合一。他以上帝的道，那不动摇之基石作为信仰和人生责任之基速践并全身投入此事工。他的著作表现出色每张每页都对圣经有透澈的认识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引用经文不是只为了求证，有如十七世纪的经学院派，他以圣经实质超越性和圣灵藉圣经向人说话的见证作为圣经的权威……

加尔文对圣经的信仰作为上帝无误，不能推翻的上帝之道是绝对的。他宣告当圣经被朗声念出，就有如上帝从天上向地上的人说话一样。



加尔文生命之转折点

在1536年三月基督教要理付梓之后不久，加尔文同都特力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他是福音使者的身份前往。他在菲拉拉(Ferrara)住了几个月，那里被迫害的基督徒(Protestants)可在女公爵婊尼(Renee)的掩护下找到避难所。当他听到他的兄弟查理(Charles)逝世的消息后，便从意大利赶回诺扬。处理了家庭事务之后，他应该去哪里？想起巴色，他於是和兄弟安东尼(Antoine)及姐妹玛利亚(Maria)离开诺扬途径日内瓦(Geneva)。那是1536年七月的事。他本打算只在日内瓦过一宵，没想到上主却有更高的旨意在他身上。他在日内瓦的时候被华莱氏(Farel)发现。华莱氏曾念过他所著之基督教要理，认为他就是上帝差来要协助刚刚得到自由的城市日内瓦的改教运动。然而加尔文却说了许多推辞责任的话：说他只是路过罢了，说他只想著书而不想讲道，说他需要休息等等。华莱氏不能忍耐，站起来，把手放在加尔文头上，看着他对他说：“在这紧要的关头，非常的时候，你若不来帮助我们，上帝咒诅你的休息，你的研究。”

15

加尔文将这件事写在他所著之诗篇的序言里，这序言揭开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我已经决定了继续以隐秘的方式过我的生活，然而，最后华莱氏却留我在日内瓦，并不是他以辅导和劝勉的方式，而是以可怕的咒诅，使我觉得好象上帝从天伸手把我捉着一样。我本想去司脱堡(Strasbourg)休养，然而却因战争的缘故改道途径日内瓦，到了之时，我只是想逗留不超过一夜，然而有一个人如今已背道投回天主教去了(指Caroli)。他发现了，把我的行踪公开。华莱氏知道了，既被传福音的大热心所驱使，立刻想尽办法要把我留住。后来，他知道我的心意是要避开其他工作，作一些隐居式的私人研究。经过多次的恳请无效之后，他就咒诅我，说如果在这非常紧急时期我不出手帮忙，上主会咒诅我的退休式的平静研读生活。”

好像保罗在他第二次布道行程一样，本想进入庇推尼亚和亚细亚，却转到特罗亚去，在那里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往后进入欧洲。同理，我们看到加尔文就这样留下来在日内瓦作了一生伟大的工作。我们可称之为：神的互会旨意(Cooprative will of God)。一名学人就这样干起改革大业。谋事在人，成事在神。



与华莱氏在日内瓦的工作

加尔文与华莱氏和其他一些改革派牧师一起工作。虽然抗罗宗基督徒已赢取到一些名目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制度，然而在日内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道德方面。日内瓦人有如风吹竹摇，感染了不少恶习。卖春是被政府当局批准的。祭司并不教导平信徒，并且作了坏榜样。

加尔文以证道、教育、和牧养作为去除这些恶习的工具。他的口才吸引了许多听众。为了根绝那些恶习，他准备了信条(Confession of Faith)，条规(Discipline)和教义(Catechism)，于1536年日内瓦城市议会核准。

除了信条和教义之外，牧师们也提呈了每月一次圣餐推荐书、诗篇颂唱、青少年教育、解除天主教的禁婚约、公共秩序法令、以及禁止不法人士领取圣餐法令等等。

在1537年正月的二百人大议会中宣布禁止一切不法行为，然而开除教籍却没有被提到。同年七月，二百人议会于圣彼得教堂召开，



加尔文因华莱氏的责论而惊讶

召集市民要求他们同意所提呈的信仰教义。十一月，大会宣告开除那些不肯宣誓遵守信仰要义的人。这就是教会管理政府，犹如旧约时期的神权政治。

强求日内瓦人遵守严格的道德规则并不持久。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使这危机恶化。在加尔文还没有来之前，华莱氏已取消除了星期天之外的一切假期，用以盛水洗礼的器皿 (Baptismal Fonts) 和圣餐用的无酵饼还保留应用。

放纵派 (Libertines) 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向议会挑战。这使到牧师们非常为难，但他们站稳立场，继续指责人们的罪过，并责难议会不惩罚犯规的人。加尔文甚至还说议会是魔鬼议会 (The Devil's Council)。

在一个复活节的主日，加尔文上了讲台，但宣告他不准备布施圣餐给那些不守法规的市民，免得圣餐被亵渎。当时，多人拔剑准备打斗，他们的喊声压倒讲了道。这使到加尔文无法继续执行任务，而在一些支持者护卫下离开了教会。



圣彼得堂今日风貌



改革家成了逃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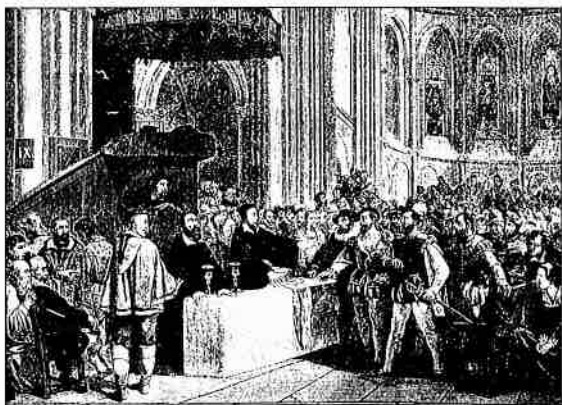
二百人议会因在两天后开会，在没有裁判下勒令加尔文和华莱氏在三天内离开日内瓦。当时，加尔文对反对他的人说：“很好，去事奉上主好过事奉人。如果我们寻求取悦于人，我们会得到不好的报应。但我们的事奉是那更高的主，他将不会不给我们赏赐。”

两位被逐的牧师在风雨交加之下骑马往巴色走去。当他们想过一条小河时，倾盆大雨几乎把他们冲走。到了巴色(Basel)之后，巴色人的热情款待温暖了他们的心。华莱氏从纽查堤(Neuchatel)，他的旧教区得了一个职位。加尔文继续去司脱堡(Strasbourg)。

往后加尔文修函给他的心腹朋友华莱氏，表明他全心全意地献身於主的工作：

“虽然日内瓦对我来说是个扰乱的地方，然而离开它的念头却从未进过我的心。因为我以为自己已处於神要我在的位置上，好像一个哨兵在他的岗位，若移动了，对我来说，就是不虔不敬了。如果我告诉你一些这里的烦扰、灾祸，我们要一齐忍受度过的，你几乎会难以置信。这些烦恼，我可以作证，它使我每日至少十次想去死。然而，离开那个教会前往他处，却从没进入过我心思。”

真的，加尔文是一位神所兴起的忠心神仆，有如使徒保罗，可以高唱：“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



加尔文拒绝让自由派(放纵派)守主餐



在司脱堡三年快乐时光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篇三十篇五节。在日内瓦是哭泣之夜，司脱堡却是欢呼之晨。加尔文第二次临到司脱堡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司脱堡(Strasbourg)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自由的皇城。它位于上莱茵河的西部，形成德意志、法兰西和瑞士的交界点。以属灵的事来说，它介于路德主义(Lutheranism)和慈运理主义(Zwinglianism)之间。它成为成千上万的被迫害的复原派基督徒的避难所，当时被称为新耶路撒冷。城中市民多在一五二三年接受改革宗神学。它也被称为德国西南方的威登堡，有两种改革宗基督教和协地耕耘，它也和日内瓦、舒立兹(Zurich)联为同盟。

加尔文接受了从布施(Bucer)和加布多(Capito)，司脱堡基督教牧师的诚心邀请和他们同工。依着主的训令：有人在某城中逼迫你，就逃到另一城去。因此加尔文决定去。他在一五三八年九月到司脱堡并在那里事奉了三年。

他被市议会立为神学教授。在司脱堡每日教导罗马书和约翰福音作为基础教育。他在教会里(Dominican Church)一周讲

道四次，还要牧养。主日讲道两次。他从议会(Senate)支取微薄的薪金，保有中国人所说的：两袖清风…。

既住了下来，次年他获得公民权。来到司脱堡，他的视野扩大了，经验丰富了。他和路德教会有来往并欣赏他们，但不同意他们的缺少纪律和太过依赖王侯。

加尔文的小法兰西教会介於四百人到五百人之间。他使之成为有规律的教会，比日内瓦的教会更成功。他说：“没有一个家庭或社会能在没有规律的情况下生存，教会更是如此。”他依着使徒的教训训练执事帮助他牧养，并让他们治理贫穷的人。(加拉太书2:10)。他改变了许多重洗派的人，使他们接受婴孩洗礼。他的“小”教会增长很快，得到司脱堡民众的敬重。

加尔文离开日内瓦不久，就有凶恶的豺狼进入羊群(使徒行传20:9)。那就是红衣主教沙都勒(Cardinal Sadolet)。沙氏为一名很有口才的人，但他企图以口才涂抹真理之光。他被天主教指派为红衣主教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并以他个人道德的声望为虚假宗教作藉口。观察到在那种处境所产生的机会，他诽谤了他们的牧者，就可以轻易地网罗羊群，他写了一封辞藻非常高雅的信给元老院(Senate)、议会和日内瓦人民…凡是能够把他们引入罗马淫妇(Romush Harlot)怀抱的一切话都说尽了。有一位评论家史查腓力说：“这信所引用之词句有如一只狐狸的说话。那时在日内瓦没有人能回答他那封信…然而加尔文在司脱堡念了那封信，竟忘了自己受伤，立刻以高雅的文字回答，使沙都勒投降、绝望。”

沙都勒引诱日内瓦人回归罗马天主教的怀抱，首先是赞美他们的城市、该共和邦之秩序和法度、人民对外人彬彬有礼。

然而，他怀疑改革家们的品格和改革的目的。他坦承人是以信心得救，但提到善工以支援该信心。他反问日内瓦人留在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天主教会内是否会比只有二十五年历史的破落户改教领袖引到迷失之途更好？！

加尔文并不以狡辩回答沙都勒，而是以圣经逐点回答。《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史查腓力(Philip Schaff)指出，加尔文多年来在罗马天主教的迷宫(指教义)长大，使他渴望追求福音真理之光和自由。(参基督教历史八卷409页)。这个见证排除了一个已被福音释放的人会重回罗马天主教的迷宫。有趣的是这一件事是这位学者在重生前内心的挣扎。此事使他在司脱堡的居留更具意义。他说：

主啊，我常相信从小时所承受的信仰。起初我没有其他理由不相信那在每处都教导的信仰。祢的道应像一盏明灯照着祢的子民，但它却被挪走，至少我们已看不见。那应被视为在人心里的更大的光，或研究那隐藏的从天而来的哲理却被操在几个人的手中，被咨询为圣言；赐给普罗大众神的至高智者被利用为支配人顺服教会的工具。再者，那些我曾被教导所领受的，它们并不能使我在至圣的道上和真敬拜上得益，也不能给我在救恩上得着肯定，并尽作基督徒的责任。我只得自己学习如何敬拜主，并因我全然不晓真敬拜的意义，使我一开头就跌倒。我相信，我是藉着祢的爱子的死从永死的咒诅中得赎，然而我却没得着该救恩的确定性。我期望将来的复活，但我不喜欢它，以它为可怕的事。这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却是教

会的老师们所讲所传的教理。他们虽传神的慈爱，但却把它限于那些表现配得的人。他们把善功列为首位，只有藉着它，人能得着神的恩宠与神和好。然而他们却没有认为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我们常因肉体的软弱跌倒，因此神的恩宠必是求恩的避难所。然而，依着他们的意思要得着神的慈爱，却要为自己的过犯向神补偿。还有，若要得着报赏，首先是要向神甫认罪，寻求赦免和告解礼，接着要行善功才能从神的记忆中除去我们坏行为的印象。最后，为了补偿缺欠，我们还要加上祭物和补偿。再者，他们把神形容为严厉的法官、罪孽的报仇者。他们劝我们首先要逃去圣徒处躲难，藉着圣徒的祈祷赢回神的友情。

然而就是我做了这一切。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安静之后，却发觉我离开真正的良心平安很远。每当我进入心灵深处，或抬头仰望救主，一个可畏的恐惧捉住我，没有任何补偿或满足可驱除它。尤有甚者，当我愈检查自己，我的良心愈被那刺刺透。我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就是把它忘了。然而，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只好走那我已经开始的路。

往后有一不同凡响的教训兴起，它并不是引领我们离开基督的信仰，而是引领我们找到它的源头，有如拨开云雾见真光。起初我对这种小说(novelty)并不愿意听，并且尽我所能的抗拒它，有如常人在他已走的道上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在极度困难之下，我发觉我以往的错误。有一件特别使我注意的是：那

些新老师他们对教会的崇敬……。最后，我終於严肃地对那事思考——我看见真光照入我心——我感觉到一阵恐惧，我以往是何等败坏和污秽。恐惧抓着我，永死威吓我，我没办法只好跟随主祢的道路，以痛苦和眼泪咒诅我的过去。

亲爱的读者，你也想以善功讨好发怒的神麼？罗马天主教是像佛教一样以功德赚取天堂。后来马丁路德发现：“人因信得生。”（罗马书1:17）。加尔文说：“救恩出於耶和華”（约拿书2:9）。“…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提多书3:5）阿们。

加尔文对沙都勒的回答流传得很广，有一份落入威登堡马丁路德得的手中，路德对他的朋友说：“这份文件有手和脚。我喜悦神兴起这些人。他们会继续我反抗敌基督的工作，藉着神的协助他们会成功。”

很可惜的，路德和加尔文从来未会过面。虽然如此，加尔文曾写信给他的同僚说：“噢，我真想飞去你那儿（指路德），享受和你弟兄们的团契，就是只有几个小时也在所不惜！”路德和慈运理曾在圣餐的解释上发生意见，如果加尔文在他们中间，会否把他们拉近？

虽然如此，墨兰顿，路德宗的继承人和神学家却和加尔文很好。加尔文对墨氏的爱可在他写给后者死时的信看出来：“噢，墨兰顿，我写给你，与基督活在上主手中的人，在高处等候我们和你相聚，享受那有福的安歇。你因工作困倦、痛心，把头靠在我的胸前不下百次的对我说：神若许可，神若许可，我就死在你的胸怀里！对我来说，我也不下百次地祈望

能在一起。其实你面对困扰应更勇敢，对嫉妒和诽谤更有勇气。这就可把许多人的恶毒诽谤压下来，不会因你的畏缩(weak-minded fear)更嚣张。”

为什么墨氏死时加尔文会若有所失？因在许多为福音信仰的战争中，加尔文是墨氏的强有力支持者和心腹朋友。他在许多对话会议场合为复原派基督教信仰争辩。

当加尔文在司脱堡的日子，皇帝查尔斯第五(Charles V)想从政治的立场把复原派的王侯带入罗马天主教，以让他们同心合力对付土耳其(Turks)。司脱堡往后差派加尔文、布什、加比多(Capito)和史登(Sturm)作代表。另一边的复原派代表是墨兰顿(Melanethon)。召开大会的目的是要在彼此的教义和规条上彼此让步以达成教会团结。

只可惜因加尔文是法国人，不谙德语，在大会上只作配角。虽然如此他还是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因此双方都很尊重他。其实他对一次又一次的召开大会而又没有结论感到困倦。他随同墨兰顿去过弗兰克(Frankfurt)、沃木斯(Worms)和利津堡(Regensburg)。在沃木斯时，他为了不浪费光阴曾写了一百二十行雄壮的史诗，以庆祝基督战胜了他的仇敌(指罗马天主教)。



加尔文娶妻

有人诬告像加尔文这种隐居的学者为冷血动物。难道他真的对情爱的事毫无感受？历史家奥本尼(Merle d'Aubigne)对他的评论比较中肯。他说：“加尔文是一个高尚的知识分子、可惊的天才、富有人类的爱心、热情，真正的伟人。”

彼得生(William J. Peterson)《基督教历史月刊》的作者在他的第五卷，第四段这么说：“你不能在加尔文的生活中找到幽默感，然而他娶妻一事就足以被二十世纪作为喜剧。”我们可以肯定他去了司脱堡和他的朋友布什(Bucer)并墨兰顿探访时看见蒙福的婚姻生活而萌起结婚的念头。再者，他在著译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至三十三节说：“人若不爱他的妻是违反自然的，因神制定婚姻，使二人成为一体，没有其他的联合可以达致这样的成果。当摩西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他表明了人应选择婚姻作为联合为最佳之联合，因它为至圣。它表明了人与基督的结合，基督把生命注入我们当中，我们是他肉中之肉，骨中之骨。这是最大奥秘，它的崇高的地位不能用言语表达。”

婚姻是奥秘中之奥秘。我经历了，并观察了，它甚至可一见钟情。圣经中的波阿斯和路得就是这样，反过来说，婚姻也可能尽力加以追求，它却不来，或经过不少的周折有如一

撒寻妻。根据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节，以撒四十岁后才结婚。

当加尔文寻找伴侣时，他并不喜欢第一种，也不喜欢第二种。他曾写信给法勒(Farel)他的密友和长辈说：“我常提醒自己要找的是谁，因我不像一个狂徒，看见一个美女时就胡来。只有一种美能吸引我，那是：她的贞节、不太难相处、节俭、忍耐、喜欢照顾我的健康。”

后来，他停一停，看一看。他找到她了。传道书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位他所选的女人，根据他的好友法勒说，是尹勒底氏(Idelette De Bure)，一个丧失了丈夫的女人。她本为重洗派，后为加尔文改变了。她为前夫生了两名子女。有一次加尔文在探访时发现了她，为她的谦虚、温柔的性格所感染。加尔文认为她就是他祷告中所要寻找的信心的终生伴侣、对家庭有热爱的得力助手。加尔文说：“她是我生命中最佳伴侣，我事奉的忠心助手，一个难得的女人。”加尔文的继承人贝沙(Beza)说：“她是一个庄重、可敬的女人。”

“…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熄灭。”雅歌8:6,7

加尔文婚后和尹勒底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并不长久。在九年的婚姻岁月里，尹氏生了一个男孩(1542)，只活两周就死了、虽然这个打击非同小可，但加尔文还是顺服神的至高旨意。较后他说：“上主攻击我，把我们新生的男孩取走，但只有天父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他子女是最好的。”虽然如此，加尔文在他属灵子女中找到补偿和满足。他说：“上主给我一个婴

孩，但却将他取走，然而在基督徒的国度里我有许多的子女。”让我这位从新加坡来的人，对这句又苦又甜的话作出反应：“把我当着你其中的一个儿子吧！”

不久，死亡终于抓着她。其实她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疾病逐渐蚕吃着她的健康(可能是肺病)。1548年八月加尔文写给朋友的信透露她已不能行走。1549年尹氏刚满40岁终敌不过病魔。同年，加尔文写信给他在日内瓦的同僚韦勒(Viret)对亡妻的怀念和伤痛表露无遗：

“…对我来说丧失了我生命中的最佳伴侣，她不只是陪伴我过贫苦的生活，也分享了

我的死亡。在有生之年，她是我事奉中的忠心助手。她从没给我麻烦，就是生病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关心自己的子女多过自己。我担心她对子女过渡牵挂，就在她死前的三天，向她表明，我不会对她的子女失去当尽的责任。她立刻回答说：“我已经将他们交托上帝。”当我说：这也不会使我不关照他们。她回答：“我知道你



加尔文约翰之妻尹勒底氏

也不会忽略那已经交托给上帝的事。”最后，当一个妇女坚持她应把这件事说清楚时，我第一次听到她的简要回答：“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关宗教智识和敬虔的事我

的丈夫是不必人去催促他去教导他们的。如果他们敬虔的话，我相信他会乐意作他们的父亲；如果他们不敬虔则我也不应提出他们不应得着的東西。”像这种高贵的心怀对我来说比千百次的嘉奖更有价值。

加尔文往后没有再婚，终生为鳏夫。



红衣主教沙都勒来拜访加尔文



重回日内瓦

自法勒耳和加尔文从日内瓦被逐出来后，事情愈来愈糟。罗马天主教决定用沙都勒(Cardinal Sadalet)红衣主教以钳形攻势进行反击，企图重夺日内瓦。没有人对抗沙都勒。幸亏加尔文从司脱堡(Strasburg)回答他，为日内瓦解了围。他全然否定了沙都勒想把日内瓦带回罗马天主教的辩辞。

日内瓦的长老们知道只有加尔文才能治好市内的不道德和紊乱，因此毅然要求他重回日内瓦。他们三次的劝请加尔文都推辞了。往后，加尔文写信给他的同僚韦勒的信中说：“世上没有一处更令我畏惧，不是我恨它，而是我感觉到自己不配去处理那些问题。”日内瓦是个无底坑，比1536年更糟。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私人函件写给他，要求他重回日内瓦。

1540年10月23日加尔文回信给日内瓦的市议会：我实在迷惘，一面想满足你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想支取神赐给我的恩，以便把她带回更好的境地。再者，我也不能轻易地避开或丢弃神已托付我的工作，以正当的方式舒解我的责任。直到现今：就是人不能背乎自己。当上主指定一个人在一个教会作牧师以教导，我也相信并教导他的道，他就要认为自己要负起责任，不可轻易离开岗位。

无论如何加尔文决定遵行神的旨意，他在写给好友法勒耳(Farel)的信中这么说：“当我记得在这事上我并不是自己的主人，我把我的心当着活祭献给主。”那就是著名加尔文设计的徽章，人手捧着一颗赤心给神：快捷地，忠诚地我献上自己为主工作。这就是每个主耶稣基督仆人的品质：不在于他的能力，而在于他肯不肯忠心事奉主。

十七年后当他回顾那个危机，他说了同样的话：“虽然日内瓦教会的福利对我来说是宝贵的，并且毫无疑问的我可以为她而牺牲，然而由于我的胆小我还是用很多理由推拒这个重任。然而责任感胜利了，它领我到我曾失去的羊群那里。我以爱心、眼泪、和焦虑前往，上主是我的见证，许多敬虔的人也会原谅我的痛苦，若不是同样的恐慌把他们的嘴也封住了。

在司脱堡(Strasburg)，他的旧友马丁布什(Martin Bucer)以强硬的词汇形容他有如约拿逃离神的呼召重回旧地。在1541年9月13日，加尔文重回日内瓦。第一件事他做的是举行认罪敬拜。



加尔文重返日内瓦



日内瓦之第二次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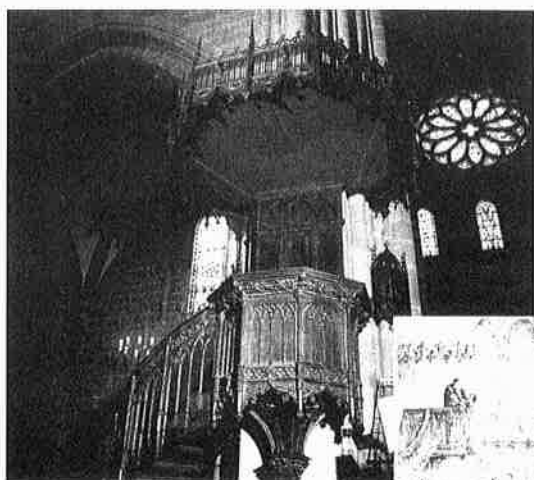
关于日内瓦的改革，加尔文的方式是把它建成一个合乎圣经教导的共和国，好象旧约时代把教会和国家合成一体。加尔文到日内瓦上任之后不久写信给他的好友法勒耳(Farel)说：“我立刻献身於元老院(Senate)的工作，我宣告教会不够成功，除非有成立政府互相合作，正如上帝圣道教导的，也正如古代教会所施行的。我要求他们指定一些人参与讨论这件事。他们派出6位代表。”加尔文的提议被接纳了。

教会受治於牧师、博士(Doctors)、长老(Elders)和执事(Deacons)四个体系，这就是长老会制度的开始。治理权柄在于长执会(CHURCH SESSION)由六位牧师和十二位长老组成。长老们是每年选出，被选领袖必需宣誓效忠国家和教会。这种神权政治带来了许多困扰和抵制、治理的条规也不全出自加尔文，治理条规原则上都是牧师团接纳的，这不仅在日内瓦如此，在兹立慈(Zurich)、柏尼(Berne)和巴色(Basel)也是如此。



加尔文正在研读

这些条规对守法者和敬虔者是好的、甜的，但对那些不守法者和未曾悔改重生的人却是苦毒。往后这班苦毒者组成一派名叫“自由派”(Libertines)。他们给加尔文和教会国(Church State)不少的麻烦。这岂不是在多年前加尔文和法勒耳(Farel)企图保守教会的纯正而被逐出么？



加尔文在日内瓦圣彼得座堂讲道；
上图显示昔日讲台乃完好。





加尔文和史维特
(Calvin & Michael Servetus)

事实的原委是一位西班牙医生名叫米迦史维特的从威尼(Vicnne)逃过死亡的审判忽然出现在日内瓦。他有“自由派”的人支持他，被控亵渎三一真神。然而他并不知道他刚逃过了威尼的火锅进入日内瓦的火炉。史维特被捕入狱。就审后被鉴定否认三一神，也否认鉴定为三一神的圣子圣子。他被定罪后火焚而死。

许多人因史维特的死而埋怨加尔文。史家威尔曼氏(William Wileman)征询了40位作家，有关史维特之死的资料并认为不能只归罪于加尔文。史维特之死应否归罪加尔文我让读者在威尔曼氏所著之加尔文生平、教导和影响一书中自作结论：

所有审讯的举行都是透澈的、小心的、长冗的，与当时世代的审讯相合。所有改革家的意见都被征询，他们也一致通过定案。



自由派(放纵派)羞辱加尔文

审讯的最后阶段，辩论了三天。较小的议会意见一致；大议会的成员主张施以极刑。这就在最后一天定了案。火焚定案是在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第二天执行。

往后有一个人独自地站出来要求以其他处死之法代替火焚。那人就是约翰加尔文。他极力恳求，但落空了。

法勒耳(Farel)他的好友也为此事到日内瓦来，他们俩为史维特祷告，对他极表关怀。往后二人再度向议会求情以较少痛苦的死刑代替。然而议会的决定不能更改。历史评论家保罗亨利(Paul Henry)对此事写道：加尔文在紧急时表现了他的真性格，对事理的更深入考虑，审查当时他所生活的法律，就足以免了埋怨他。他的性格并不受制于感情用事，他所考虑到的是不健康教义(Corruption Of Doctrine)所带来的结果和负面影响会摧毁教会，这也是他多年来要防止发生的。每个时代都有它当时的法律，正如今日我们会定某些罪行处死刑，加尔文不能因而多受指责。

我们说节几件事实如下：

(一) 史维特却曾犯了亵渎之罪，罪情就是今日在英国也要坐牢。

(二) 该“判决”是和当时的法治精神相合。

(三) 该“判决”是和威尼城(Vienne, France)的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一致。

(四) 该“判决”是由日内瓦的议会(Council of Geneva)所宣判，加尔文并没有权力谴责或救他。

(五) 到了最后关头加尔文和他的同僚探望他，对他表关怀，尽了一切减刑的努力。

史维特死后350年，一个补偿纪念碑被立在他被处死的地方詹柏耳镇(CHAMPEL)，靠近日内瓦。立碑日期是1903年10月27日，十一月一日开幕。

石碑的一边记录了史维特的生死事迹。前边刻有：忠心、诚恳，我们大改革家加尔文的追随者，因犯了他那时代的错误，我们基于良心的自由，依着改革案的原则和福音於1903年10月27日，树立这补偿纪念碑。

如果罗马天主教想追随这个例子，应该树立补偿纪念碑，她可以在巴黎树立一个，於8月24日揭幕。当然其他的地点也可以在英国的牛津(Oxford)、柯之里(Conventry)、梅镇(Maic Stone)或理伟城(Lewes)。

当然，如果罗马天主教想取消各种誓约不插手大英誓约宪章(Coronation Oath Of Great Britian)更好，让那些起过誓约的神职人员可以自由取消誓约，免得致死追随异端。所有一切因宗教和良心受迫害的事件都是违背了福音的精神，违反其自由的原则。



瑟维特与加尔文在日内瓦议会前



创办日内瓦教育学院 (ACADAMY OF GENEVA)

1553年定史维特为死罪，那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然而我们也要看摩西律法之下所设定假先知死罪的记录。(参申命记13-18章)。今日的散播异端邪说受制乃是主的恩典。

讨论加尔文的过去是永不休止的。加尔文时代的教会国神权政治是过去的事。然而他所创立的教育学院却世代代在培育英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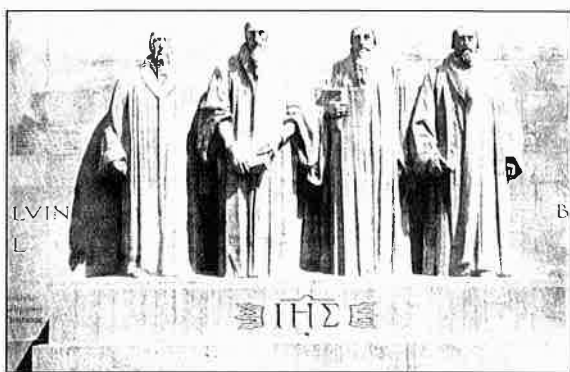
起初加尔文原本想建立一间基督教大学。然而由于日内瓦共和国太小，不能维持它而限制於教育学院。为了建立教育学院，加尔文逐户、逐家去筹款。

往后在议会代表、牧师团、教授和600位学生齐聚於圣彼得教堂内，该学院於1559年6月5日正式开幕。教育科系主要分理科和宗教。聘有10位有才干的教授，教导文法、逻辑学、数学、物理、音乐和古代语文。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比悉(Beza)专教神学。

日内瓦教育学院是成功的。不久就有900位年轻人从欧洲各国入院深造，不少是从法国和英国因宗教理由而来的逃难者来跟从加尔文学习。其中一位是后来成为苏格兰改革家的约翰·诺斯(John Knox)。不止诺斯，还有许多杰出的人才从日内瓦回

流欧洲大陆。

日内瓦教育学院产生什么果效？支撑阶梯廊下的金句刻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也表明了加尔文的心高举上主。只有头脑的智识没有心的智识是毒果。



日内瓦城的宗教改革中央纪念碑
从左到右：华莱氏、加尔文、伯撒、诺克斯



加尔文最后的日子

加尔文在没有止境的教导、宣道、写作、牧会治理之下很快就跨了下来。他在1564年2月6日讲了最后一篇道。在这可纪念的主日他甚至滴血证道。1564年4月25日，他写了遗嘱。死时他所剩下的钱只有225克朗(Crowns)。(约值60英镑)。

他的遗嘱结尾：

我感谢主对我无比恩惠，他把我从拜偶像的深渊中拔救出来，享用他福音的真光和救恩的教义。对于这些，我一点也不配，他的慈悲和良善在我许多罪过和失误中支撑了我，其实我是该被丢弃和毁灭的。

1564年5月27日，当薄暮余晖进入了夜空，加尔文口中吐出了一句微弱的声音：“今世的受苦不能和将来的荣耀相比较…”他被主接入荣耀里。

第二天是主日，他被埋葬在一个城市郊外的一个普通的墓园里。一块十二寸方正的石碑刻有J.C两个字代表他安息了。他活了54年、10个月、17天。

当万国基督教联合会于1950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世界大会时，由主席麦坚泰博士率领之下，我们到该墓地凭吊献

花。我亲眼看见那 J.C 两个字在石碑上，它提醒了我，当日在日内瓦，有为主基督而活的大改革家，也勾引出了一句令人感怀的话：“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

我们研读这位伟人的生命：加尔文的名记录在天上，我们为此说声哈利路亚。请问你的名有否记录在天上？



加尔文最后一次对议会的说话

本书英文参考书目
BIBLIOGRAPHY OF WORKS CONSULTED

- Buswell, James Oliver. *A Systematic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62.
- Calvin, Joh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Allen.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Christian Education, n.d.
- Christian History*. Volume 5, Number 4. An entire issue devoted to John Calvin (1509-1564)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50th Anniversary of his first going to Geneva and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monumental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 Davies, Alfred T. *John Calvin: Many-Sided Genius*. New York: American Tract Society, 1947.
- Douglas, J.D. Edit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vised edi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4, 1978. S.v. "Calvin," and "Calvinism," by W.S. Reid.
- Ferguson, Sinclair, and David R. Wright. Editors.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88. S.v. "Calvin," by R.S. Wallace, and "Reformed Theology," by R.W.A. Letham.
- Hodge, Charles. *Systematic Theology*. Abridged. Edited by Edward N. Gross.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8.
- Letters of John Calvin*. Selected from the Bonnet Edition. Edinburgh: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80.
- Miller, Andrew. *Miller's Church History*. London: Pickering and Inglis, 1963.
- Parker, T.H.L. *Portrait of Calvin*. London: SCM Press Limited, n.d. Schaff, Philip.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ume 8, The Swiss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10.
- Tow, Timothy. *Calvin's Institutes Abridged*. Singapore: Far Eastern Bible College Press, 1975.
- _____. *The Clock of the Sevenfold Will of God*. Singapore: Christian Life Publishers, 1991.
- Wileman, William. *John Calvin: His Life, His Teaching, and His Influence*. Montana: Gospel Mission Press, 1981.

